

# 青春的记忆

南山居民 山本庸雄，90岁

于昭和十六年、高等小学校毕业的十四岁之际，我按照国策赴了满洲（中国东北部）为开垦荒地。住着冷落的宿舍，度过了差不多没有报酬的生活。饭也一汤一菜的粗劣餐，所以有时添上一菜就成为了美餐。当回顾当时之际，我想恐怕因为我是乡村出生的纯真无垢的孩子，所以可能习惯而忍受不方便的生活吗。于昭和二十年五月，服了兵役，但是那时军已经不能提供对一个士兵连一个步枪。战争结束后，于被苏联军解除武装，当为俘虏。载了我们的货车出发奉天（现在的沈阳相当）后，奔驰了约一个月、于昭和二十年十月中旬到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KARAGANDA收容处。

我从事了矿井劳动。当时，煤炭被称为黑钻石，矿井劳动受到优待。比严寒酷暑的地上劳动，矿井里夏季凉而冬季暖，可以说环境颇好。前扣留者一听我的活就羡慕我。但是有几个同事与朋友死亡了由于塌方事故，而不知道移去到别处轻淡工作处的缺体力人是以后怎样过活的。那时因为我最年轻的，所以对于矿井劳动或不方便的收容处生活没感觉那么痛苦。另外运动会与演出会也举行了，周围气氛是不坏了。我真想健康是无论在什么世界里成为了幸存的必要条件的。于昭和二十四年十月，时隔四年的俘虏生活，经过纳霍德卡与舞鹤终于回乡了。

◆西伯利亚扣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在苏联军侵占与占领的满洲，战争结束后被解除武装于投降的日本军俘虏和民间人被送到主要西伯利亚与蒙古，隔绝后被强制劳动，最后约五万五千人死亡了。